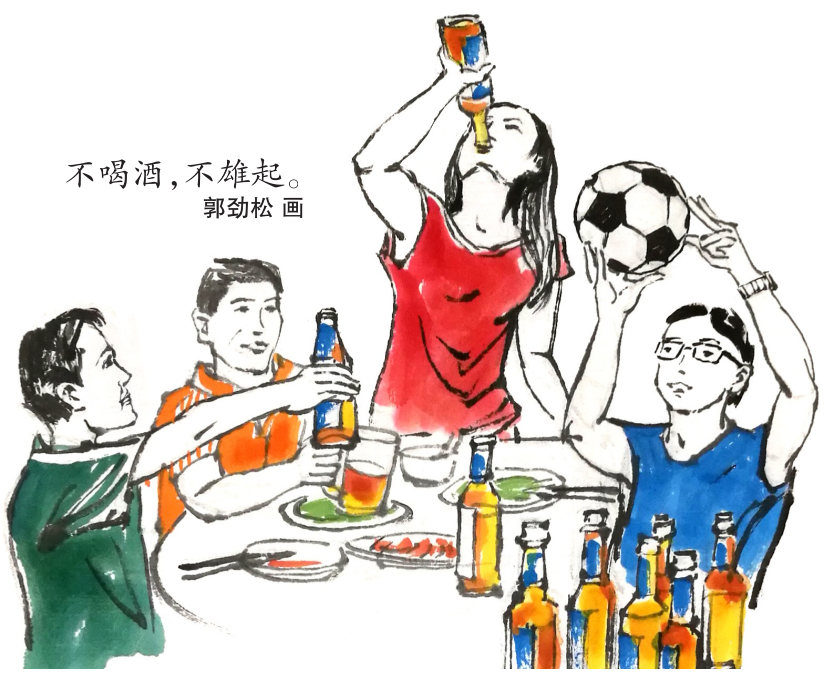
报料热线
028-96111
编辑 李贵平 版式 罗梅 校对 廖焱炜



不喝酒，不雄起。
郭劲松 画

□闲侃世界杯

虽然不懂球 还是要神侃

莽起整啤酒，露出几块上相的肌肉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布阵已定，势均力敌的小组赛，能够吊足大家的胃口，32强摩拳擦掌，要给我们好看。

这是某些人心心念念的节日，四年一次理直气壮的狂欢。

我早过了看球赛到痴狂的年纪，早年也混在一帮朋友里傻呼呼熬夜，猛灌啤酒，嗓子嘶哑，身心疲惫等待下一个白日的来临。

那些年，城北路边摊摊的鬼饮食吃了不少，露天坝盖碗茶喝了不少，和九眼桥河边酒吧老板也混成了熟脸嘴，最终也抵不过对足球天生无感，始终入不了那头的门道。

并不是没有机会普及这门功课。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南充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个喜欢唱歌，又喜欢足球的帅哥，常常给我们神吹足球的美妙。那时知道了古利特、范巴斯滕为首的荷兰“三剑客”，长发飘逸、球风凌厉，看起是安逸。那型那派头，其实应该是少女们喜欢的款，让她们在尖叫声里星眸朦胧，在美梦里辗转反侧。

足球是个术语遍地的世界，你为了求有共同语言装逼，求场面上给自己长脸，当然要去学了。就算攒了劲，还是学不好。现在看来，每个人学知识都会有个坎，越位就是我足球知识里的一个坎。不惑之年早过，我在这个知识点上，仍然是白痴。

作为一个“球经”不懂的人，观生活，看社会，谈人生，又常常绕不开足球的话题。足球背后有政治、有经济、有人文、有情爱，有众生有所寄托的安乐，也有足球经济无孔不入眼巴巴的渴望。最奇葩的是，那些年，许多真的或假的球迷，不约而同满嘴跑火车地骂国足，关键是，很多人根本没骂到点子上。

我以切身体会感受到，这些年，人们谈论足球总体变得少了，言语也要温和体己多了，那些有翻精跷怪性格，说过头话，做过头事的家伙，在网络上还要遭到理抹。那些干精火旺毛三匠的角色，在家里头粗声武气，说起足球，现在也声调普降两度，我们都知道不容易。逼不得，逼急了怕出毛病。

每个世界杯足球季，都是一个展露力量和个性的时节。夏天嘛，莽起整啤酒，露出几块上相的肌肉，男人们狂欢的日子嘛。在家里头怕老妞讨嫌，都臭味相投到茶馆、酒吧混在一起。足球拄飞刮了，球进门了，把人撺翻了，都架起势地吆喝、喊叫，好像在参加冒杆儿朋友的婚礼，非要把他龟儿子弄出点状态来不可，以出他先讨老婆的一口恶气。

不过，这气也不是真气，骂也不是真骂，无所谓的宣泄，现代医学家和心理学家异口同声说，可以解平凡生活的油腻，可以缓解人长期不得释放的压力。大体是对个体健康有利，对社会和谐有益。

夏季看球，对男人们而言，大多不必周武郑王穿戴齐整，短打扮居多，背心短裤，靸个拖板鞋。一场球看下来，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全身是啤酒醉出来的油亮水淋淋状态，就像才从泡菜坛子里头捞出来的洗澡泡菜，真的是一身酸爽！

这种属于大众的娱乐，带有强烈的雄性荷尔蒙，带有意趣相投、相忘江湖的快感，成为夏日夜晚啤酒广场一场跨朋友圈欢乐的盛典。这属于民间的欢乐，其实适合有个性女子的加入，可以为这种阳刚迸发的现场，增加些许温柔灵秀的趣味来。

果然就有。某些女子血液里也流着汩汩血性。无法探究她们对力量感和肌肉的崇拜，还是自己前世就是马上奔腾，刀口舔血的勇士，在一群男人中闪缀起来，吼得喉咙也沙哑，就照样一大杯一大杯猛灌，那样的观球，却也是另外一种体验。

因为球经不懂，不过就是看个热闹。这热闹就是一个人场，一份现代人的闲心。要图清风雅静，当然不能去观球场子，特别是遇到一些过于认真的咬卵犟，因为看球扯筋各孽，那就让人扫兴了。看球就是一种娱乐，遇到这种人，才真的是球经不懂了！

做球迷也不撇脱

□李思悦

还有两个月，6月15日，俄罗斯世界杯就要开打了，这几天，我听到好多女士未雨绸缪，提前惊抓抓地喊：做球迷的女朋友或老婆，不撇脱，不容易呵！

那几个女士的意思是，世界杯是她们最孤独的时候，因为一天到晚得忍受老公的“移情别恋”。其实，女士们不晓得，做个资格的球迷才不松和。赛场上，球员拼命抢射，而底下看球的容易吗？只有场下吼得闹热，场上队员才更雄得起。这很像搞谐剧表演：如果台下观众一个二个阴啵啵的闷起不开腔，表演者的情绪肯定要受影响，一些不专业的演员搞得不好还会打晃晃扯拐。

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连续闷在屋头看电视里的赛事新闻，发现一个好玩的现象：当一个特杆的、资格的、货真价实的足球迷是有条件的，不是随便在春熙路喊个人都可以搞定：首先，铁杆球迷要身体倍儿棒，看球助威是个体力活儿，没长几斤坨子肉的人根本遭不住。你看那些扑爬跟斗撵到现场为本国队助威的球迷，哪个不是扯起嗓子大喊大叫，他们看完比赛不回去睡觉，跑到街上又唱又跳，还经常晃到CCTV记者前装怪相、乱喊叫，身体不巴适要得啥子哦！

看来，想做个球迷也不容易的事情，首先，酒量不好的莫乱称球迷。以前那个解说员韩乔生就说，南非和南美球员的酒量大得吓死人，一次喝它个几十大杯啤酒完全是小菜一碟，才刚刚润喉。在酒精的浸泡下去吼足球，那痛快劲儿不摆啦。

其次，五音不全的不是好球迷；你看那些煽动性极强的球迷，哪个唱球迷歌渲染气氛时不是个个都像刘德华？他们甚至能在音调不变的情况下，随便吼几句就即兴自编几句歌词，安逸得很。

然后，要当个铁杆球迷，腰包鼓不起的莫去。记得2014年巴西世界杯那次，南美洲的足球迷以白领居多，铺天盖地来到巴西助威，气场大得要掀翻天，原来，这些球迷大多数家有几亩良田或妈老汉开着奶牛场。他们既然敢那么远跑到巴西为各家喜爱的球队猛扎场子，银子少了根本雄不起。

当然，有付出就有收获，球迷凭他们的狂热可以满世界交朋友。电视上，你经常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球迷，在赛场外笑眯眯地成了兄弟，他们又是拥抱又是互留电话，还邀请去他们那里旅游。另外，光棍男球迷说不定更有搞头，借世界杯这么一闹，他们还可以找个美女球迷作女友呢。

非得要看世界杯吗？陪陪我不行呀？”俄罗斯世界杯要开打了，我侄女又在抱怨，世界杯期间她肯定“失恋”了，她老公是个超级球迷，每次世界杯期间，他就要和狐朋狗友跑到九眼桥酒吧看球侃球，不亦乐乎，全然不顾她的感受。上次世界杯开打不到一周，妹儿原本美丽的脸上就隐隐约约冒出了鱼尾纹金鱼眼。

我当然不是铁杆世界杯迷。我想嘛，如果自己想看一群失去理智的男女画着鬼脸到处嚷嚷，我可以看恐怖片；看NBA赛事呀。

各地方言

四川方言

方言的『战争』

□李正熟

我的老家是个远离城镇的小山村。乡人说话非常土气。比如普通话里的“什么”，四川方言是“啥子”，我们却说成“么果”；“为啥子”说成“哦嘎喃”；“你”说成“嗯”；“他”说成“几”；“讲”说成“港”。一句“几港打嘎几，几港冇打几”——“他说打了他，他（另一个“他”）说没打他”。出了十里方圆就无人能懂。

奶奶的老家却在一个大镇边。奶奶老家的人都说一口漂亮的成都话。我们羡慕那些和我们说话口音不一样的人，奶奶老家的人也因此常常拿我们的土话调笑我们，让我们自觉矮了一截。

有一个词儿，让我印象特别深。老家人把“吃”说成“齿可”（qia），字典中有这个字，但意思是“咬”。照字典的意思，老家人“吃饭”就是在“咬饭”。爷爷虽然走南闯北，而且学富七八车，但也和老家人一样满口土语。奶奶在我们老家过了一生，很多话音都一样了，唯独从未把“吃饭”说成“qia饭”，而是一定要说成“吃饭”。即便是爷爷叫嚣着说她“太洋盘”了，奶奶也依然说“吃”“吃饭”。这个原则，使得奶奶在我们那里所有的老女人中别具一格，使得所有外来的客人在听了我奶奶说这个字时都对我奶奶肃然起敬。而我在奶奶说这个词时，也发现满身补丁的奶奶显出了高贵，而爷爷也会有片刻的猥琐和神伤。

奶奶是爷爷的第二个妻子，爷爷是民国时期的公办教师，在家又排行老幺，上面有父亲和两个哥哥宠着，算是倜傥又倜傥。发妻死后，爷爷沉痛了几年。后经人介绍，他戴顶博士帽，提根文明棍，去奶奶家相了亲。

奶奶年少时，得了天花。因家贫，吃不起药，最终留下了满脸麻子。但她面残心高，非读书人不嫁，终于等到了方圆百里内第一大姓李姓，又是百里内第一才子的登门提亲。

结婚后，爷爷奶奶一直不和。年轻时，爷爷长驻学校，极少回家。他脾气暴长，经常打骂奶奶。奶奶挨打，从不躲闪，从不还手，也从来不会哭出声来。如果凑巧有外人来，奶奶总是马上用双手一擦眼睛，又马上用身上的围腰擦干脸面，逢人便是笑脸。

奶奶生前身后，乡里所有的老人都说：你奶奶是我们所认识所听说的女人中最苦最累最贤惠的，也是挨打最多的人呀。

奶奶六十六岁瘫痪后，说话吐辞不清楚，常常要说好几遍我们才能听懂。奶奶渐渐不多说话了。临终前一年，奶奶却有两句话特别清晰，一句是：“我帮不了你们了，只有我死后再保佑你们了。”一句是：“我死后，你们要对他（爷爷）好些。”以后一年里再无一句话，无语而终。

在爷爷面前，奶奶一般不说话。即使是在几个儿女都考上学有了工作又成了家，奶奶的话和笑容也渐渐多了以后，也从不见她顶撞一下爷爷。只有当父亲几兄妹都在场声讨爷爷对奶奶太可恶，而爷爷却说在培养儿女方面他功劳最大时，奶奶才会悄悄地撇一下嘴，笑着说：就是你的功劳哩。

现在想来，其实奶奶一直在和爷爷斗争，只不过她的方式十分独特。这个方式就是：挨了爷爷一巴掌的奶奶流着擦也擦不干净的眼泪，双手捧饭到爷爷面前，又选好筷子递到爷爷手里，对爷爷说：吃，吃饭吧。她不是说“齿可”，而是说“吃”。

这个“吃”，就是奶奶一辈子对爷爷的还击；是奶奶终生坚守的唯一的自尊。

说个子曰

□荀明奇

南充人表示不服，要找人讨说法，也叫找人“说个子曰”。“子曰”当然是孔子言论（有时也延伸到诸子百家），圣人讲的当然是真理，具有权威性，争议双方都服。同时，“子曰”还应该是意思清楚的、无歧义的，争议双方都懂，都有一致的理解，不然还是自说自话，说不清个子曰了。

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上，郦波教授讲，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含糊。考虑到语境，他这一说法应该只是针对诗词，最多也只能针对文艺，因为艺术允许虚构、跳跃、双关、虚化、留白等等，含糊是常态。这方面在古代中国确实显得更加含糊，算是一个特点。但若把这一观点推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恐怕就需要说个子曰了。

中国古代建筑精致吧？这精致源于工艺上的精巧，包含了设计上精确的丈量和计算，施工中精确的制作和装配，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含糊不得。这类科技、工程领域的实例不胜枚举。

社会领域，中国人更不含糊。哥是哥弟是弟，姐是姐妹是妹，还有什么堂兄弟、表姐妹，还有什么叔表、姨表，关系分明，体系完整。可在英语中，什么brother、sister，什么uncle、aunt，大小不分，关系不明。哪个含糊哪个清晰，不言而喻。

“子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哲学，是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子曰”既非文艺，就应像南充人认为的那样，观点鲜明，意思清楚。然而，历代儒生对许多“子曰”的理解还真含糊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礼记·大学》里的“格物致知”的解释，“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何止是含糊，简直是混乱。这一现象倒也符合郦波教授的看法。问题在于，《大学》作者曾子所曰“格物致知”的本意是否明确，难道是他心血来潮胡言乱语，或是出个谜语让人去猜？显然不可能。只要有正常思维的人都相信，“格物致知”存在符合作者原意的唯一正确解释——“子曰”本不含糊，但“子曰”被含糊了。

中国传统教育最强调阅读和背诵，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而不太重视理解。但长久以来，似乎没人注意到此言所指仍然是诗词，仍然仅适用于文艺，而不包括其他学科。举凡有一定理科学习经历的人，就会记得，理科老师并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几个物理公式和化学方程，而是强调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并不拘泥前人成就和门派师承，而是注重实证精神和逻辑思维的培养。旧式教育由于缺少这些基本要素，培养出的人才个个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但他们却往往在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上，说不出个子曰来。若遇刨根问底，便故做高深状，神秘兮兮地叫人去悟。不经实践印证，缺乏逻辑演绎，悟出来的东西自然地都是主观想象。代代相传，“子曰”就这样被含糊，客观标准缺失，各种聚讼层出不穷，同时也培养了某些传统文人的“咬卵匠”精神和技巧。

中国传统文化立于先秦，蕴于“子曰”。因此，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把“子曰”搞醒豁，其意义不亚于西方现代文明之“言必称希腊”。往小里说，也只有“子曰”意思明确，南充人找人说个子曰才不会是搞空事。

龙泉山上的客家话（上）

□雍也

一

客家话是龙泉山一带的语言之花，它们至今仍然在这块土地上竞相绽放，让这片丰美的土地更加落英缤纷，温润迷人。

我与龙泉山的客家话结缘就像是命中注定的。大学毕业后，我到龙泉驿区万兴中学教书。在用普通话连带四川话上完第一堂课，下课铃一响，学生们一下像开闸放出的水一样四散漫开。他们互相说笑打闹追逐，我仿佛走入百鸟争鸣喧闹热烈的森林，只感到他们的自在和快乐，却完全听不懂他们叽叽喳喳在“鸣”什么。后来，同事们告诉我：“你不知他们‘鸣’什么很正常，他们‘鸣’的是‘土广东话’！”

“土广东话！什么情况？”我一脸疑惑。

后来才慢慢搞清楚，这一带及周边的清水特别是洛带等“东山五场”等都是“土广东”即客家人聚居区（“东山”是龙泉驿区及周边的市民对龙泉山的称呼），他们把三百年前祖先“湖广填四川”时从广东、江西、福建带来的客家话几乎像传家宝一样完好地保存到现在，既让人惊奇不已，更让初来乍到的人莫名其妙。

教这些学生我很认真，效果还“将就”，但教他们作文时，我很有挫败感：一些学生的作文像发高烧说胡话，从头到尾不知所云，我花了很大精力去纠正，但收效甚微。比如这样的一句话：

今哺尼热头好太哟！艾嗯想去学堂！”（今天太阳很毒，我不想上学）。

后来才知道，这些孩子把普通话、四川话、客家话搅拌在一起写作文，看得懂才怪呢！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1996年，龙泉驿区万兴小学有一个创新之举，在师生中全面推行普通话，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我敏感地意识到这很有新闻价值，遂写了一篇新闻《土广东收起客家腔，山娃子操上普通话》，引起了区、市媒体的关注。

此间，我与客家话的渊源更因为一件大事而增一层：我对一个像荷花一样明艳娇美，像兰花一样娴静芬芳的客家姑娘暗生情愫，热烈追求，最后终于“学么格优么格”（客家话：心想事成），抱得美人归，这样，客家话又成了我的“亲戚”。

而今天，笔者作为一名身在“田中央”的工作人员又满怀感情、热情和激情地在古镇洛带为客家人服务。

二

客家话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语言。它穿过历史的风烟而来，历经过岁月的荡涤而来。笔者经过学习和辨别后注意到，它的许多词汇即是古汉语的词汇，许多语音即是古代的语音，许多表达方式即是古人的表达方式。听其言仿佛是从时光隧道中直接穿越到我们面前的古人，又仿佛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例如，他们说“吃”为“食”，“吃早饭”“吃中饭”“吃晚饭”分别为“食朝”“食昼”“食夜”，其中“食”读去声，与韩愈《马说》中“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中“食”的读音相同；“朝”读平声，“夜”读“雅”，与白居易《长恨歌》中“春从春游夜专夜”中“夜”的读音相同；说“太阳”为“热头”，“下雨”为“落水”；“弟弟”为“老胎”，“姐姐”为“阿甲”，“女婿”为“婿郎”；“昨天、今天、明天”为“初哺尼、今哺尼、沙刀尼”；说“穿衣”为“著衫”，说“洗脸”为“洗面”，“睡觉”为“睡目”——好古典雅致！

“那岳父岳母我用客家话怎么称呼呢？”我笑着向女朋友请教。回答让我大笑不已：那说法听起来是——“苍蝇佬”、“苍蝇婆”。

今天，语言学家和客家文化学者均证实了这种语言来自于千余年前的中原汉人语言，虽然其后又与五岭一带畲族等语言及后来的四川话有少量交融变异，但整体风貌犹存，因此本地客家人与来自他们祖籍地的客家人能够毫无障碍的交流。从这个角度讲，客家话是当之无愧的汉语言活化石。笔者甚至还有一个发现，东山一带客家人所唱的山歌《客家情歌对唱》几乎就是诗经《褰裳》的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更口语化、更质朴、更婉转一些，试比较：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诗经·褰裳》）

阿妹啊，过来，要我唱唱山歌你就游过河，你会游水就游过来，不见妹面，心就慌慌，你会游水就游过来。

阿哥啊，过来，要我唱山歌你就游过来，你会游水就游过来，不见哥面，心就慌慌，你会游水就游过来。（《客家情歌对唱》）

——你看，它们都是情歌，都鼓励对方勇敢克服困难（渡河）前来相会，所不同者在于前者更“燥辣”：你不主动就没搞喔，还有一拨人在排着队约本姑娘呢（用今天成都妹子的话说就是：想念我就过来看我，不想念就格老子爬远点！）。后者更“淑女”：你不出现，我心很乱——这是否也间接证明一些客家学者的看法：客家人的祖先是千余年前中原地区的诗礼簪缨人家、高门大户，因而更温婉一些呢？

客家话的发音少有婉转柔媚之气，它的音调少有起伏回旋之势，它的句子少有冗长复杂的表达，甚至说起来音量都更大一些，听起来更“雄壮”一些，用四川话说是“广哩广啷的”——柏杨先生曾经用一个笑话揶揄过这一现象：两个客家人在外国讲话声音很大很激烈，警察以为他们要寻衅滋事，赶紧上前制止，二人笑答曰：“没事，我俩在说悄悄话！”

《四川通史》说客家人有“尚气争胜”的性格，我猜想，这种语言或许还留有古人单纯质朴的影子、雄强豪爽的心性、慷慨刚健的气韵，折射着古人“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甚至流淌着诗人元好问所说的“中州自古英雄气”吧。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